

19 草山行馆一度荒废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戒严时期,有很多大事在草山行馆拍板。蒋介石辞世后,台湾有关当局原打算将其改建为纪念馆,后因蒋经国主张产权交还原单位而作罢,此后草山行馆铁门紧锁,荒无人烟。由于其产权复杂,闲置荒废,蒋介石生活的遗迹已不复辨识。

陈水扁当选台北市市长后,认为官邸闲置过于浪费,决定将草山行馆改为历史与艺文展厅,并指示市政府尽快修缮,1998年草山行馆对外开放。这也是陈水扁继收回士林官邸并对市民开放、拆除蒋纬国外双溪别墅后,又一次针对蒋家房舍采取的行动。

1998年3月,马英九击败陈水扁并出任台北市市长,继续整修草山行馆,并找到1950年帮蒋介石整修行馆的李重耀建筑师接手整建,务求修旧如旧。2003年4月5日,草山行馆举行开馆典礼,成为艺文沙龙,并被列入历史建筑名录,耗资2100多万新台币。

走进草山行馆的西式石砌拱门后,进入一栋英式房舍,便是以蒋介石庐山别墅命名的“美庐”大厅;穿堂右转日式走廊上有宋美龄的画室兼卧室,被更名为“萃英堂”;隔壁较大的蒋介石书房兼卧房则更名为“大雅堂”;走廊尽头两面采光的小客厅更名为“介寿堂”,用来放置照片与各种蒋介石用品,例如蒋介石参加婚礼的礼服,第二任妻子陈洁如的照片,一张于1965年4月17日换发,“中华民国”编号Y1000001的蒋介石第一张身份证的复本,其职业栏上登记为“总统”。草山行馆也请长期为蒋介石制作贴身衣服的来自上海霞飞路的西服店老板许金地,重新制作了一件肩挂五星等军常服在馆中展示。

由于规划得宜,草山行馆成为

阳明山艺文活动及资源总站,并成为民众拍摄婚纱照的热门景点。不过2007年4月7日凌晨,蒋介石逝世纪念日后一天,台北市消防局接获报案,草山行馆突然起火,虽然消防人员全力抢救,但已无济于事,行馆的建筑几乎毁损殆尽。

文化部门估计,草山行馆内部的木造结构皆烧毁,损失巨大,所幸文物多属复制品,只有宋美龄的一幅兰花画为真品。

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到场后除表示一定要修复行馆,还强调所有历史建筑及古迹无价。

蒋家后代、国民党立委蒋孝严质疑,这把火在整个“去蒋化”氛围浓厚时发生,原因并不简单。最后警方确定,这是一起使用汽油等助燃剂的纵火案件,不过凶手已无从追查。所幸草山行馆在第二次整修时,建筑师把施工图保留了下来,相关单位之前对草山行馆的调查研究相当详尽,因此复建在技术上不是大问题。台北地方政府也表示会尽快恢复行馆旧貌。

之后,台北市文化局全心投入行馆的重建工程,工程历时1年零4个月,终使行馆风华再现。

这次重建工程特别保留了祝融元素,包括常设展间有利用焦黑碳化屋梁设计的观展座椅;主餐饮间“饮和堂”地板的强化玻璃下可见刻有祝融的地基;室内廊道有两面可透视昔日修复手法的展示墙“小舞壁”与“木摺壁”。

2012年元旦,草山行馆以“老故事,新风貌”的主题重新开放。目前,行馆前后规划有两间展厅空间,前展厅有草山行馆大事记、草山行馆介绍及不定期展览;有着壁炉的后展厅则展示了蒋介石的军常服及结婚礼服。7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呈现在展厅各处。

为呼应草山行馆的历史,当地还推出特色餐点,不同于过去未烧毁前行馆贩售牛肉面等“蒋介石菜”,这次菜肴以苏杭口味时令菜为主,推出包括“蒋介石私房菜——狮子头”等菜肴。为吸引大陆游客上门,营运单位也以草山行馆为主题进行商品开发。

草山行馆的重建开放,为当地的文史、观光带来了新气象,台北地方政府希望草山行馆成为台北的热门景点,以招揽大陆游客,同时为游客展现当年蒋介石生活起居、接待外宾、运筹帷幄的场景。

只是,草山行馆从落成的那天起,就未摆脱其浓厚的政治象征意义,是否还会为它在未来的岁月里带来麻烦,谁也不敢打包票。

倒是从草山行馆的起起伏伏,可窥见“两蒋”在台的岁月缩影,幕起幕落,俱成往事。功过虽已交给历史,但依旧反映出岁月的落寞无情。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师永刚 方旭 著)

31 思乡心切 买票回家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最后的两次考试,其间我照样到咖啡馆打工。每天晚上回到寝室,等待着我的,仍然是两瓶灌得满满的开水。我以为又是安安偷懒,让修哥哥干的,不料安安说,水是冯静儿替我提的。

我知道冯静儿很少亲自提水,她的水一向是路捷提的。

趁她去上晚自习还没走,我去谢她。她看上去一脸疲倦:“唉,客气什么。你每天回来得那么晚,天气也冷了,没热水怎么行。”

我说:“那就替我谢谢路捷。”

“路捷参加了一个外语提高班,抽不出空来。他的水还是我提的呢。”她笑,但她今天的笑有点儿苍凉,她说:“我们一直想请沥川吃饭,可他不肯赏脸。他替路捷改的申请信挺管用的,好几个学校来函。我们选了芝加哥大学,人家答应免学费。你知道,像芝大这种学校,很少给本科生免学费。路捷在国外有亲戚,可以替他担保。现在,一切就序,只差录取通知书了。”

“这不是天随人愿,皆大欢喜吗?”我替她高兴。

“是啊。”她的语气淡淡的。

“你呢?打算怎么办?”

“也打算考托福吧。只是我没有靠得住的亲戚在国外,专业又是英文,不可能有路捷那样的竞争力,估计不容易出国。”

“让路捷出了国后替你想办法。”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出国是怎么回事儿,这种事儿对我来说,遥远得像梦,所以我只能胡乱建议。

“再说吧。”

这就是和没有交情的人谈话的感觉,吞吞吐吐,藏头藏尾,言

不由衷。我和冯静儿素无交情,承蒙她亲自替我提水,十分惶恐。再说,是沥川帮的忙,和我没什么关系,让我来承她的情,真是不敢当。所以和她一说完话,我立即出门到小卖部买了两个热水瓶,以后中午一次提四瓶水,这样,就用不着欠人情了。

沥川给我买大衣的事儿,经过萧蕊绘声绘色的解说,传遍了这一层楼的寝室。我成了某种童话故事的主角。当然最流行的两个版本则是:一,我不过是被某富家公子包养的小蜜,自己当了真,其实人家只是贪新鲜,玩玩罢了;二,我课余时间在某娱乐城做小姐,为赚外快,傍上了大款。

这是什么世道,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闲言如虎。

可我不认为我要等到37岁,才能真正了解男人,了解沥川。

除了考试的那两天,沥川每隔一天都给我打一次电话,看得出他很忙,要去看工地,要陪人吃饭,要准备资料,要修改图纸,日程排得满满的。手机打长途,效果不好,话说得断断续续的,我们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此外我还担心电话费太贵,不肯多说。彼此问候几句,就收线了。

考完试后,我在寝室好好地睡了几天觉,便到火车站排队买回云南的车票。时已快到春运,卖票的窗口排起了长队。北京火车站每天8点开始售票,一直售到下午5点。通常的情况是售票口的窗口一打开,不到10分钟,当天的票就卖完了。第一天,我不知底细,上午去,没买着票,一打听,买到票的都是当晚排了一通宵的。车站滚滚人潮,勾起了我思乡之情。我立即回寝室拿了足够的水和干粮,拿起那本修岳送的《月亮和六便士》,加入排队的人潮当中。

我排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售票口开窗,排在我前面的人,每人都是一人数张票,眼看还差十来个人就要轮到我了,小窗哗的一声关掉了。一个牌子挂出来:“今日票已售完。”我忙向一位买到票的大叔取经。他说:“我都排三天了,今天还差一点儿没买上。”

我到小卖部买了一杯雀巢速溶咖啡,一口气喝干,掏出毛巾和牙刷,到厕所洗漱,然后精神抖擞地杀回售票口,开始了新一轮的排队。就在去厕所的那十分钟,我的前面又站了二十多个人。

就在排队这当儿,我已经看完了那本《月亮和六便士》。在最后几页,夹着一个书签,上边抄着一段歌词。

(摘自《沥川往事》施定柔 著)